

劉子威別集

舊稿

杭州招慶寺重修戒壇募緣文

蓋聞如來以一音演說戒相爲先灌頂以三皈
導人因緣無量故神衛鹿頭適在投心之始證
行華手初傳具足之儀是戒之爲教乃十善之
根源涅槃之門戶也豈惟學地諸賢賴以專進
雖智人無漏亦藉精持是以祇園受歲尚縷陳

長洲劉鳳子威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身意夜多嚴護斯特顯於威神至於阿彌攝
形寧汗頸血化龍秉禁不惜身殘蓋泥洹願力
結成無始之慈菩提淨心用表淳清之業自非
一切永斷焉能破彼沉迷設使餘結猶存何以
超茲非想故昔之凡聖同一務焉豈有捨戒律
而爲行衛未離欲而得正覺者哉自羯磨之本
流演於今五竺之文傳譯彌盛四分十誦咸有
度師列刹遍於寰中法裔窮於沙界招慶寺戒
壇者四流之所總集二學之所歸依曇摩講席

發弘義於因明東國禪宗朗慈燈於幽夕實廣
嚴之別境驚壤之波流也頃小夷不靖丹雘逮
於焚如冥對潛臨墻仞遭其殘蕩致緝徒失蔭
化誘靡歸適我大中丞歛郡胡公仗鉞撫戎戢
寧南服一麾旋旅九譯來威百度煥以次新萬
品由之卽敘乃命維那某人等剪翳除荒特興
營構樹基表位甫就增崇人以悅來工以心競
童子聚沙現堵波於雲外神王獻石儼輪相於
天中比丘彈指而覩金姿開士涕洟而收舍利

然則記之所列具已如斯功之尅成應不移晷
猶以溥茲法施願覃惠於群方希有福田冀均
資於含識布給園之金感通非遠罄閻浮之報
餘業可稱凡預有緣盡未來際應諸淨染當獲
上真須達莊嚴不墮四天之樂羅越宿命常聞
寶雨之禎明祥諒不爲虛檀施應無所惜具三
明六通而解脫值此妙因屏四魔九結以分涼
允斯善果期方等甘露遍洒大千旃檀華香充
於此界鈴音與風泉共清刹宇等雲霞相煥衆

庶翹誠具如彼說我佛攝受默而許之

黜諛

爰有鼓頰佞夫翩妍小子學未究於通方才未
成乎一藝競扇澆浮豈類死丘之蕩狎游朝夕
妄希稷下之談嘯不逞之群肆冒臆之見私爲
標置橫相詆訶非子真之懷古詎識人倫異郭
象之懸河何能賞鑒加以不窺作者之門尚遠
藩籬之下罔讀邯鄲之碑焉識顯陵之字輒欲
較波短長議其工拙亂紫渝朱凌黃妬白瑕類

流其口吻貝錦成於舌端或褒述過情寓抑揚
於言外或銓流失次託諷刺於辭間或籍彼文
雄因其品目勢成挾主意在憑陵誇飾無當方
從泉注扶藹同異亦已蝟興致亮拔盛才翻爲
塵點冲懷雅士徒遭毀敗斯元伯不甘於見夢
許子因之而舉聲者也復有聆緒言於座隅接
清風於俄頃多其耳學謬稱暗解未弛負擔敢
爲宏論瑣茲賈豎特肆猖狂望餘暉而借光並
順風而托勢亦情馳意惑目蕩心搖歆艷名華

慕戀聲哲忘其駑下顛倒其間雖不足貽玷缺
於青蠅亦可爲笑資於談苑也至於風之相煽
遂使黃口呱呱已濫觴於流俗番番小子厥葡
萄而爭趨襁褓之內皆謂童烏巫史之兒悉稱
幼達視前人爲蹊逕每空空而自喜附和之徒
仰其鼻息待之舉火復爲之欺父兄而取憐瞽
庸愚而騰價訛而益訛醉而復醉悲夫大吳以
三壤始其風獨道隆其化言游誕其英華延陵
表其廉退沉鑠斯盡陵遲逮今謂之何哉覆波

方被而介人之操獨申嘖議繁興而在握之珎
彌曜龍劑寡而奪衆薰貞行微而掩玄素詠嘆
之作焉能翳彼幽音知樂之倫方復揚斯孤奏
千載之蒐尚申悲於王弼一時之論寧有恨於
劉歆故知懷絕俗之見者不旁採於衆謀守獨
定之說者不遍咨於道路必若飛響迅發逸調
問起排黃雲而儷曲度幽蘭以齊紫荆人見之
而屢驚鄭客望焉而却走矣

昭慶寺重剏戒壇讚

并序

夫靈跡善藏非常心所覩玄道冥設豈意象所
營故九復還言載存梵筴一乘朗旦用覲渺風
若夫馮夷代於秋水丘井詫於一月探極義深
故其遠矣全方登迥邈之域伸閒麗之觀越有
淨人爲陳妙戒遙因訶詰謝淪轍於徃塗敬籍
虛筵冀還轅於末路廻環讚詠遂述斯文夫慈
藏圓宗未殊厥趣大法小學用攝分枝筌萬理
以垂言嗣六佛而徵信濯般若之智津肇稱敷
草啓祇洹之法席紛集茂華惟是四儀爰開律

部訖於三有共切護持洞三百五十之清條積
行嚴精於苦體總三萬六千之宏界冲知澄朗
於浩心潛四觀而獨用遐矣聲聞祛七住以纏
情遼茲因染入定林而成覺眇俱眊於一毫絕
靈梯而誕登曖神儀於五炷自有王之遷化暨
歷代之興崇寶擅蔚若於虛無化闕掩窺於靈
耀地埒布金而給園受請泥踰掩髮而愛海揚
塵僊城與葱河並芳神州共尼連相煥顧舟壑
互謝非所託於廢興璇運推移諒有嘅於今往

粵以壅闕所更適也逮乎匡振不在茲歟重訛
安般之報兼十算以康居抗斯栖峙之端併四
緣而邁止契三辰之昌會偉八記之前籌廓五
蘊於幽濛濬涸流而與潤搜六絕於逸旨峻遺
緒而崇高至境闕以攸遵淨場滌而洞啓天飾
妙盡神模匪經縷綵舉穆而煜燐雕藥驚捷以
雷碾醇和導芳於瑤楹豐慧沛清於瓊構化醴
被葉以露垂温液濡庭而霧作冲文翳興以暉
暉神鉦軼發而耽耽勝幡逍遙於十地法輪叅

體乎二儀罄幽顯以傾誠窮介鱗而憑仰神猷
獨絕於辨才妙覽孰窮於淹量二隨恬而秉戒
三無儼而齋潔度師於是結伽異學由茲廢玩
橫法梁而同濟燭幽夜而永光者也豈與夫未
超於有漏紛糾於榮落者哉敬復係以頌焉其
辭曰於維浮紀誕育群靈泰模外釐建祀作程
洪化冥邁空有孰營諸觸繼起孤損溺情爰初
淪謝積失其心智人乃作峻揭圓明睽我大悲
寔弘慈勵砥操邁軌練養行衛十律申章四分

明勦形雖未存跡亦焦糲沉惑內蠲廣寂生慧
大音領宗式垂憫濟寥寥清舉煌煌持世乘期
道揚曠朗虛系有睨嘉壇荐轍氛沴迄我相宇
神謀所藝開奧中黃川后咸蒞溶溢瑞圖肆其
侈麗襲芳周阿譎波珉砌半散傾輝穆禳華綴
寶囿尊尊玉闈睚眦狗赴欽情妙演斯戾振褐
三界標仁兩際泱泱神基慌罔流涕永尋終古
洞想無諦總極人經澄庇遐喬握玄解網卓幾
超詣緬爾劬思克此貞誓

瑞光寺建天王殿法堂募緣疏

蓋聞掩泥精施厖茂念於儲王布金覺捨企翹
誠於須達何則衆流憑仰爰在威神法地宜通
尚存結集儼莊嚴之實相關成學之高筵所以
表護持於十力闡奧典於淨場者也故優曇發
華乃燁金姿之應沙羅變葉遂彰龍象之興事
俯契於靈期業有資於並建矣瑞光禪寺者肇
自赤烏之年歷歲滋久雖波旬之宮尚陂蹇產
善法之舍猶震崔嵬然琪路再暉曾靡淹晷琳

宇弘飾復不踰時豈非靈應潛孚曠世無爽因
報冥感赴響非速者哉茲應塔凌虛已轍轍萃
壯穹殿道邁亦喋喋特起惟是廣墀鞠爲瓦礫
俯循珉砌未覩砥平蔚矣銀題尚虧交映長廊
翼以襟帶可乏丹楹之拱飛觀屹而前峙寧無
紫紉之萃况法席洞啓四瑞是依寶筵盤列三
學戾止旣累運而經魔亦漸圯而從革宜殫謀
新豈其因陋英師上座修禪蘊道遠豁塵蒙標
寂練心緬邈區內荷斯精進之懷慨以興立爲

任以比丘某人局力開遠淳性貞毅俾之隱視
徒衆規置方壤議構前除之缺貌彼天王營常
住之緣緝斯講肆乃夙虔辭以申告謹潔齋而
謁請願假力有爲證成無等因貲四衆獲果三
乘夫四王以八日時巡觀察諸趣善尊忍土最
勝名聞所以伏瞋消慝遍滿恭敬以是天中之
業普爲增長之因凡所發願利益可得而稱法
以慈濟群生堂以承茲休蔭惠此淨居匪徒利
養去危怖而莫昏塗示慈門而拯淪溺義暢引

繩力均穿覆五種信施百倍饒樂是以遷化匪
隔周弘益於多方分衛無遮廣福田於十地柰
女以一果行丐捨豈在豐瓶沙以百億奉資恒
乃爲貴乃有夙夜思惟或若一彈指不吝千身
之重致忘二子之慈今我檀信及諸有緣請以
初誠預徵來果共損五財敬捐四事生滅惑之
想斷愛染之魔啓封迷之牖空解離之途降心
聞法悉諸力以畢陳舍爾貢高竭可致而脩效
酬永貺於智津暢遐悃於前際將衣影之臺靄

香煙而成霧梅檀之象望燈王而起迎誕集人
天惟熙鴻作光樹表於百常不構踰乎十仞枳
園精舍誠由蕃俸之割遺恒岳慈藍精感異公
真土旛花映滿金莖麗空考朱光之夜上驗
氣之朝浮是報非報覽四諦而膺慶有心無
心蹈七善而興祉慧若瀉瓶倚根力之該贍福
等波柰總才睿而多聞凡樂施者具如疏云

盤門重建五方賢聖祠記

盤門故有五方賢聖祠歲久益圯乃里人郭某

捐地爲之按神不知所自始蓋主厲之司也有
大功德於吳故吳人祠之歲以五月十有八日
爲神之始降遠近響馳景集靡躬傾已率先歸
誠巫者婆娑鼓舞登鳳羽翳華芝猳桂椒灼蘭
杜糝流宛延鬱拂碣駮彌日不休以迓於神神
亦錫祉流羨滌盪疵厲以休嘉兆人其靈澤彰
彰在人耳目所覩記者不可單書夫享其庇而
不知所自知所自而不能報知所報而不能昌
言其事以光施無窮者士君子之責也卽之禮

則功存禦捍考之人則夙所孚格順群情而舉
隆禮稱秩祀而昭懋功是誠得崇報之義而明
大顯之烈也且神者天所命有專職也災害流
一神乃利而導之以無妄及其有非時橫見妖
孽恣睢陵侮者神乃攘而却之以無遺餘秉正
直而敦惠慈幾鑒聽而宣弘曠肅威伐而盪殘
昏清乾鈞之攸仁厚皇祇之祐貺其豐祀茲土
而緝載懋典也是宜隆其鴻稱顯號以輝奕煌
耀者此有土君子之事也今封里徧立祠各嚴

飾翼翼足備瞻敬而盤之宇獨崎嶇逼狹不稱
崇享乃郭君輩力而新之開拓門基規建華構
高棟穹張廣館四闢罩直端平恢敞弘壯視他
祠不啻倍之此神之冥運默諧懷洽敦感豈人
謨之所經乎予近移家城南適嘉其成而落之
遂勒石以記凡預斯舉者率得書於後

沈孺人墓誌銘

孺人爲太學生九里章公 之配予姊之姑也
父南溪沈公 世家吳江以循謹聞母王氏其

亡也孺人方稚哀動觀者人固已憐之幼而矜重畏審寡默自將其閑於女範蓋性成也長歸於章章故忠獻王之裔代有顯人至留耕公復恢振之公生二子孺人爲其冢婦兢兢執慎不愆於禮其姑氏僕卿葉公女自以名家來嬪風矩整峻尤難將順而孺人敬承顏意規處閨務辨洽以敏乃又大能稱愜加愛重焉九里公方緝學效業期爲世用其所交多邑名士過從屢沓孺人黽勉有無供具必腆每晨起課作分夜

猶謹視扃鑰申約厚防然後乃息其遇婢僕雖恒愛含覆然稽飭沉密內外嶷嶷九里公試累不利乃稍自崇植孺人經佐繕集操理簡儉故立產日豐獨恒念母早世兄少尹公貴不逮養歲時奉諱輒淒然興哀尤篤於友愛曰吾與兄少而煢煢相依異時其無忘涓陽也孺人凡三乳其季不育次乃化光少有才氣以乃公數誦將立取名第然亦時見忌抑孺人顧知遇有淹速不可強致諄復誨諭又可謂亮達矣子旣不

荷晚而謝事始乃優養休逸無何九里公忽遘疾危困孺人憂怛瘁甚將以身祈乃遂淪喪時嘉靖甲辰九日也生於成化壬寅享年六十有二子太學生化光娶劉氏予先大夫之嫡也女適吳天民自餘孫胤皆婚華族初孺人以子一爲慮後乃見繁衍鼎盛中更自喜夫婦德惟以貞靜而已其才明識畧世尤難之卽孺人聞教孚於黨族緝贊媿於隆緒福澤燕於後人孺人尚何憾哉其始賓於移定畢原凡十有三年乃

以庚申十月丁未從九里公葬於裏永之新阡葬而得吉固無嫌於慎也以知孺人之詳者莫予若也乃爲之銘銘曰

肇允維章基忠獻王英英茂宗襲言其強於維哲慈休乃逾揚崇毓在默穆茲恭克降爾祗德欽志靡斲景度義經婉亮斯奭弘作前熙盈輝後溢懿此顯猷慶由彼碩誕始未繁終彌烏奕華媁是敦遐不焯赫享雖莫延神理則懌有翩者旃逝爾焉適殯於畢原藏永之阡尚億斯年

其弗逢遭

贈張復菴擢河南憲使序

歲壬戌之春張大夫以叅河藩政晉位憲使諸大夫舉相慶曰

天子其尚眷中土重舉法典以苾宣昌化故使我得復從事大夫歟夫河洛古雄都明興休養益以繁會大夫爲政再期於茲洽巡靖黎蒸之惠覃保懷煢獨之仁躬恤幽隱逮於窮遐旣已霑被優渥浸潭汪濊矣然不卽召大夫入居禁

近恢輔懿和而復命之爲憲於外者惟是辟刑紀列制典章式用之糾枉直回彌逢缺殆以平政於侯服者是遠能無賴於大夫哉矧梁魏天下之樞四方之所走集戚屬之所盤桓俠滑之所馳騫而嚚頑之所伏匿固赤捧之所不能驅強項之所不能治也城社憑恃恣橫豪舉凌暴寡弱非嚴不斷聲焰薰灼枝蔓連結造請紛紜非公不杜叢蠹府怨崇巧飾虛寅緣作奸非精不覈譎辭曲詆睚眦睚眦眦眦積釁如山非威不懲

文深次骨毛舉蝟刑鍛練周內務爲刻害非恕
不迪科條環案主吏盈階觀望意指所向輕重
非孚不格然斷或近忍杜或寡恩覈或似察懲
或似苛迪乃疑縱格乃凝滯惟大夫嚴能容衆
公能體物精能入理威能著愛恕能行法孚能
惟允故乃簡慎著於質成哀敬孚於審克叅聽
則取鑒於止水利解則爲理於禁絲姦絕頌其
明清平一流其風譽自其受憲之始而威化已
素洽於群心矣且大夫始登朝卽簡

上知讀書中秘固將爲寅亮寄也旣乃列諫垣
正色可否天下事毅然不以情故撓嘗以持法
失

上意勢且不測人咸危之或勸以少避而大夫
益以死守之至震怒加威迄不敢渝而終以感
格此其特立不懼磊落大節豈有可動搖者哉
名給諫例當得卿佐而大夫又再歷藩服溫仁
恭讓親隱細務日旻不倦若忘其侍從時從容
委蛇者其所養又豈尋常所測哉是斯授也固

爲中州重地爲監顯寄也然首疇咨於岳牧追
舊德於邇臣卽將倚以機衡屬之匡弼訪逸書
而召安世發顯策而還望之其能久勞大夫於
外乎諸大夫又憮然動色曰張大夫殆將由此
入贊隆治矣其在相與朝夕者情烏能已諸請
書以爲贈

送朱東原擢叅政分守河南序

東原先生與予同舉應天又同造選士以升於
朝歲壬戌予適至梁而先生被新命拜叅政分

守河南以予習於先生也爰介以言予惟先生
夷量淹遠雅才周瞻懷經世之偉畧朗開美之
茂姿藻賞人倫實推超絕羽儀王國共切清揚
遂乃聲載周行分傾先達始領刑曹請讞奏當
尺一稱其敏手平反蠲削兩造折其片辭法程
周密持論依輕事咸取定筆端人已期之公輔
矣尋分符畿內典牧宣城奉清約而示威懷廣
惠和而棄瑕隙務息訟安人躬化變習省繕植
業佐民之急境內歸心焉以獻計上民吏擁轍

請留不得乃以課蹟考最奉

壘書視學河南寔異數也敘惟中正以式品流
宏樹檢裁以張物軌德禮相率則河汾之教尚
行銓鏡群方則汝潁之評攸在雅尚振俗爭相
切靡理標秀舉競隨題拂時無滯才士樂興行
自昔挈文衡者未之或覩矣遂由廉察簡陟斯
任重之以分陝之寄夫灑澗之濱鞏洛之內周
室之所營也成臯之阻殺函之塞漢楚之所爭
也西距秦隴南控襄鄧北當晉冀豪傑之所窺

也邇者三時常陽穫不登廩災乃塗地民以徬
徨非讜亮之所敷疇萎薄而能靖惟先生含明
體貞吐茹敦備資策緯治謀謨定傾聲猷遠駕
疆圉肅其威稜英規外凌軒輶震其絕畧盼之
而遐幽生氣煦之而寒壑流溫將勞來安集循
靖柔洽衽席其阡危而整齊其侈墜聯戢其釁
貳而底綏其困厄偃革息奸殷俗利用阜昌兆
庶而又寧函夏行在茲矣且先生始以刑名比
詳著稱郎署旣以安民和衆騰譽方州又以行

業文章弼宣法憲斯則覽體國經遠之猷繼周
畢君陳之烈涵育之以渾龐敦大之澤振飭之
以明清孚允之辟弘潤之以辨章昭煥之文時
亮庶工屏藩中土行見來旬之頌作清和之聲
奏隆禮秩而懋勳名錫崇階而表庸績於赫鼎
司載光台鉉貞明之會昔賢所慕休顯之命先
生其時矣予欽風惟舊尚德無已竊寵靈而聿
懷揚景輝而緝思因企止於斯篇托餘芬而有
永

送大中丞白石蔡公遷右司馬序

夫曆應昭明則篤弼之臣翊肱嘉運謀資勘定
則升陟之佐迪若顯休鋪觀洪烈每藉恢張越
在保衡規其卓遠者也惟

白石蔡公誕辰象之懸精稟鄰幾之備美早照
珪璋夙表淳至冥深味道沈澹閱理年未弱冠
而意氣天逸固已玄感風雲眷存當世况乃瞻
才豐藝博物洽聞綜貫流畧精極毫翰故其吐
言作範落紙若飛雕蔚並起妍采相激凡南宮

故實方志時風無不炳諸鴻製以儷典謨申之
雅章以存揚勵遂影附民儀響臻群彥清令之
望傾於一時矣若夫沉姿英毅雄表駿發體該
文武德備柔剛目睇心算周盡物情叅論疇諮
旨歸經務上稽乾則下覽坤輿揆測緯度研總
孤虛自非可以弘獎人經昭垂世訓者未嘗垂
意也簡次清衷旁觀心極其神用之不竭惟通
才之極致乎暨夫颺歷二都聲溢寰宇周旋四
岳澤在生人乃持節省方撫茲中夏酌令典肆

糾虔練名實敷惠鮮檢鏡萬品彈壓山川紛以
仰流藹其咸秩自其董正僚吏覽接佐史也宜
黜沉越均利器用履炎夏而懷凜當嚴凝而嗽
醪故官方穆其肅清間左載而寧謐和展百事
則愷德旁流權量洪細則時宜曲暢躬約損而
卹人役務勸分而準財求昭貞亮而慎庶孚實
茂勤而肅純恪其有弛法自任凌節桀驁者罔
斥絕而威如爰欽風而惕厲至若逋逸恣其越
逐竊弄乘而跳梁乃指受方規敷陳形勢取逃

虜於千里之間若不出於几席之上如汝蔡之
氛陽城之孽或漏刃於隣封皆策其必獲從容
鈎致適有事於禳祈遂應時而霖雨此又公之
功與時會誠由道格者也

天子乃以右司馬來召四境之內奔走相告曰
公柰何捨我去乎今喁喁萬姓恃公爲命而
天子亦豈忍忘東周之念乎其耆俊在位函洛
之老曰是殆不然夫虞夏作而臯夔在庭殷周
隆而衡且密勿明哲之佐上德之士揚贊

主休宏亮盛業固豈有久勤於外者哉况我
皇上方謨神明以赫厥武奮威伐而來不庭故
察謀夫於俎豆援勲賢於孝友輔揅威命於公
是倚彤弧黃鉞於公是假虎旅是總中權與制
信乎千載之會曠代之隆矣且公明畧非常忠
讜爲性發奇無窮受命不貳請前武帳首獻良
籌策詭丁侯之射謀深造滕之談其所開陳措
置非可得而言也越操戎重以臨軍旅將銓度
天下之衆寡料簡六師之材用檢稽將率之勇

怯詢謀叅貳之才賢別嫌斷疑以發大計察羸縮之常時飢勞之節三令而歸不任一麾而誅後期消驕悖偃蹇之心作超乘投局之氣使介士奮竦鴻校距踊重甲雲驤輕選四縱誓號嚴而騰震威德兼而兩申昔靖遠逞蹟於籍庭威寧訊捷於超磧忠肅悃欵於佐匡華容奮發於陳關公皆掩而有之顯定規拓陵軼之上庸崇嚴戢戈橐矢之光業昭登攸冒懷柔之祐貺是公在朝而德在天下豈止於滎河溫洛之間獨

蒙被於公也哉卿士耆老乃喟然並稱曰允哉我公備備厥武弘昭令聞曰予監撫疆域九有以宣下土疾踵颺馳孰予敢侮又稱曰憲我侯度厥惟靡從函夏宴清則惟其功駿爾亮章休爾祇庸鄙人固陋不知其所爲誦夫詩人感於志滿輿訟美於容告公旣膺保明德恢我王畧綏我土宇揚千祀而諷皇哉勒鼎鍾而光胤祚此之謂也

何大復先生祠堂記

古之鄉先生沒而祠於其鄉者固以其功烈被
民有所不能忘焉爾也然夫豪傑之生必其稟
靈辰象鍾岳瀆山川之秀乃俊發而爲文章焜
耀而爲事功卓偉而爲氣節夫是皆元精之所
孕育而靈化之所發越也故其人雖往而英爽
於穹壤者是烏得而磨滅澌盡也哉此祀典之
設固將有以焉耳若大復何先生者汝寧之信
陽人也生而神靈十六而舉於鄉十九而仕於
朝三十有九爲關中提學憲副以勞於政事自

免歸而卒始國朝之文沿元季之習靡矣先生
起而振之與北郡李氏相爲雄長世稱李何蓋
不相下云然李之氣豪其豪也達何之才秀其
秀也貞匪文則然其行已也亦不越斯而已故
以一眇少年而累抗權倖屏却其問絕不爲通
至飛書宰執危言得失不少畏避遂守中書十
年不調此其貞孤之節何如也久乃以薦起提
學關中則又躬親細務校閱士子雖才質懸殊
皆涵育裁成之俾人人得進而請業焉無不隨

所得而極其量初疑其峻節有若卑視庸生之意而顧畜畜然誨人竟以勞致疾此其施於政事又何如哉故年雖不永未竟其用然先生之文行政蹟人有其一猶足以震耀垂後而况兼之者乎以是先生之名在天下固宜隨在而祀之然汝蔡先生之鄉也先生鍾桐栢淮瀆之精蓋不知其幾百年矣而一旦發之發之未幾而隨以隕謝是其磅礴鬱積固無所不在而先生之粉榆豈非其所尤眷眷者哉故蔡舊有祠并

祠忠節許公而或疑其不足以致專一也將有以圖之顧久未有舉者邇大中丞蔡公巡撫河南之明年百廢俱舉予適攝提學事乃以請遂符下知府事徐侯某相地糾工飭材庀徒經始於壬戌某月日遂以某月日落之堂寢弘麗廊廡靜深足以奉安神棲而虔備享祀費皆取自公帑之餘民不知役工不淹時此皆徐侯之經度也祠成乞文以記之遂爲書其事

送少洲馮先生督學浙江序

河南少叅伯馮先生拜浙江按察副使董學事
將行僚家諸君子徵言於予以贈先生予惟先
生有道者也其於興學造士登賢育才固所善
也何俟於言乎然予惟今之養士者有未盡焉
夫列學立師課藝程業其文備而制詳矣然其
所以教習者何誦記涉獵采綴浮曼轉相沿倣
爲應式之經義以資進取而已矣如此而士習
幾何不大壞耶故今之趣敝也如川之方決非
坊之以德義導之以仁賢明禮術以濬其源端

軌趨以防其潰使浸淫於浩漭而沉淪於渥潤
則何以疏其壅而遡其歸哉宰司深患其然也
故以教化之事畀之先生予見先生巍然而任
重敦已而鎮物介立而慎與厚養而虛內衡法
而程類廉義而興政任重而不病於器也鎮物
而不傷於佻也虛內而不滯於用也慎與則倖
私杜也程類則經範光也興政則鎔裁備也沉
潛凝穆冲遠之度與古所謂大儒者真默契之
而優柔諷諭懇惻胥誨以隆其教其所漸被者

譬土之就礪而鴻制具焉卽犧象而樽簋之殷
薦之資也金之在冶而良鏤構焉卽礪錯而琢
越之龍阿之利也夫鑑朗者不可以形遁行絜
者不可以利汚士雖處約而未用然風之以沉
澹而有不弛其躁心示之以淵雅而有不興其
篤行援之以正則而有不去其僻志哉故曰先
生有道者也是行也浙士其可謂得所楷式而
大異於他日矣或曰今裔夷窺我間隙遺孽竄
於疆壩隱憂切於東南而禍患伏於田里以先

生之才不付之恤艱康危之任而授之雍容文
學之事無乃非所急歟夫遘慝興怨非禮不靖
伏節抗義非教不貞夷難制質非德不成枹鼓
介冑之施與絃歌講誦之節其用不同而爲效
固有不在彼而在此者矣今夫國醫之已疾也
其能決腸腎滌脂髓而析膚理固也然豈必盡
用其術哉其所調利而安全之固有不假於投
治而榮衛色澤自充然於鍼砭之外者此又化
宰界先生之意也因并以爲先生告

與洛陽令顧君游伊闕序

予自梁園邁跡西涉雍郊返路滄沔逮於洛中
時炎曠方肆塵全漲天遄征千里形焦體憊思
一放於清泠以湔滌其煩慮乃順塗而旋薄遵
伊岸連山延紆豁然中開有似雙闕名曰龍門
時洛令顧君以鄉曲之舊追送河滸乃邀予紆
峻崎凌歆絕援蒙茸梯截業緣仄磴而再轉穿
石隙而空入清泉仰出溢道周之芳潔巖洞旁
啓垂密樹之煙蘿象設儼而崇衛驚看元魏之

年丹碧滂而半凋彷彿椒蘭之氣僕本倦游况
茲羈旅悵繁華於昔時嗟蕪滅於蔓草流睇山
阿疑化跡之空現徘徊蓮地感靈運之推移路
欲去而情留雲轉深而溪斷聊藉壺觴寄此賞
集杯酒話言是他鄉之嘆息登高送遠爲異日
之相思回首清川之上何遽悠悠撫懷者嶺之
間詎勞戚戚詩以申贈因序而紀之

送僉憲觀吾史先生擢符臺序

夫治昌者其趨舍審選應者其適事長會當者

其蹟效溥故隆化衍乎休時令閭際乎明盛光
業奮乎顯庸由此輔翼當世名實被於無窮豈
非所自致者哉夫任賢者世之所恒求而不釋
然苟不適逢徒自窘於末流而淹濫於津涉焉
耳卽

國舉明典懋昭枉直慎施舍之宜興錫賚之政
回沉於曩時而未效之通列者方昇躋於崇朝
而登用乎殊越又烏內外階歷積次遠邇之計
乎蓋若晉安史公者其人矣始公以明法蒞事

刑曹執常條以寧推變節繁比以霽秋茶在簡
者雖勢必凌罪疑者雖疎必宥務在孤立行一
意不欲以微文深竟趨時向也遂積忤當路以
論報坐之乃左授又數年而爲河南按察僉事
故皆以歲更任時以公賢也俾專察大梁乃不
歲更自公始大梁古都會民雜居浮詭年少任
俠暴豪椎埋輕生以扞文罔非所與論於繩墨
之內稱難治也公以伉直行其擊斷以輕平絕
其刻轢以專敏致其必罰以一切謝其造請非

徒聲烈騰振足以馳驚政俗亦制治清源去雕
爲朴愉快矣未幾而吏便其勤事民安其簡質
俗易其武暴化理烝烝漸趨於平雖昔著功名
於司豫稱治行於潁川者方公何如哉然銓敘
有常官宜殊建卽異等亦格成議於操衡踐恒
品於資調邇屬

盛朝措慮於彌光垂精於極治化宰嚮意獎激
叅聽旁燭簡天下才傑悉智能而各效之位振
抑申滯求之惟恐不足用之如將不逮故首疏

公名以

上召入爲尚寶少卿夫自侯服而朝署異簡也
庶寮而卿貳顯授也繁劇而清近華選也公方
退然若無愈自抑畏恭讓未攄陳誠彌勵且過
郡趣裝僚吏之所借歎望塵擁篲岳牧之所共
矜况茲之舉入參中侍掌御

闕庭自昔親惟任子時亦間以勲賢苟君無恨
於鳳池孔公見榮於負璽矣自非

皇極簡心銓管貞亮選察敦固聲蹟兼允休明

之端而崇隆之會乎若夫遇殷者必揚職砥業
登俊者必虛內延引此昔人所以願從容於省
闈明德所以濟弘益於朝微也至於高爵崇秩
達之所使能也而非所以爲達也乘權握樞用
之所爲資也而非所以爲用也今公激昂於恩
遇而不內藉於身榮建希邁之會資開聽之始
膺道應之幾運隆從之勢以所願效者而措之
緝贊開精神竭智慮抒謀策蹈佐歷而承祐貺
宣洪輝而熙泰憬謂不由斯往乎藩省諸君僉

以爲然也遂合言以贈公行

送少叅姜鳳阿先生擢福建提學序

予始識鳳阿先生於大梁蓋寬然長者也旣先
生拜

新命予承檄來受事周旋累日乃益心醉先生
夫內成而莊已外自直而掩人者是雖成功猶
容之者也烏乎使人入游其樊而不見其際乎
若先生視洛雖僅以月數然適當其殷人咸恐
惑無有固心而紛驚夷逸蕩易失次乘人而鬪

其捷形之則有輕用之疑熒之則益曠眩之感而先生雜而能暇擾而能一諒節不回執誠彌勵知之所爲出德之所爲動威之所爲畏機敏以應之義行以斷之文告以明之辨矣而不瀆辭也毅矣而不忍人也一時底濟實首賴焉而悉舉以授予曰是且也若也宜然也彼與彼也宜然也驟之與接而構之與處支縻焉之與游目之其所以慮汎若不得已焉而經規茂略忠質遠猷察然具也又進焉則曰是勸成也某之

效也是始令也某贊之也託於無所容力而不以諒議爲專美不以成心爲厚伐坦焉卹焉周拊而曲納博通而不壅也視彼封已以好多惠推而不遂者相越何其遠哉且先生前爲太史氏矣

國有大政奉策以從其所昭明者承敘者交儆者比者拂者道訓典於朝夕獻善敗於百司固將亮宅三事從容帷帳而光輔休治也乃欲出而觀四方之制遠邇之宜民德之常而權道之

用故首至於蜀宣暢文命述揚中和耀光明乎
零山之微流淑問乎庸盧之表多士奮興濟濟
翼翼藹藹如也乃陟周南以重德雅度靜鎮坐
孚潛運而力奪不動色而助攘敷矣屬閩粵不
靖東夷窺我疆圉雖數出銳師而訊捷未奏議
者以爲教之未也乃復以先生風隆化乎海濱
建學興禮敦本崇效將經武以文服戎以信昭
慝以真創道德之塗而開來享之路修干羽之
容而奮遠駕之蹟也予嘗久事於閩矣於其士

民得不爲幸快乎且閩之俗予固習之其地儉
其民媮其生殖不繁而尚儒力業則猶有古之
遺特介居山海之間而亦因以爲資自昔之邀
利也而始不信於我我有短垣而自踰之則何
有於裔夷今財匱力屈自應更慮以啓令圖而
計彼之所以區區盜弄假息於旦夕者豈無更
生之望乎蓋取侮者貨賄而流毒者兵革二者
亦旣窮而厭矣乃以先生文武之具廉靜之節
冲純之風而渾涵之澤以需養漸覆而篤誨之

意者天其悔亂乎然先生之出也颺歷臺省投
試諸艱以益深其履幾趨應之才而弘其保世
滋大之業也行且復

召入矣使先生以是兩歸施於

廟廊之上則其爲閩也爲諸夏也抑又大矣乎
予與先生爲鄉人旣永懷於緒言乃寤寐於襟
量悵其將遠諸大夫圖有以贈之遂爲書此以
請質

送閩帥楊積菴擢淮揚叅將序

夫文武者經世之用安危者期運之常故誠蹟
介於兩途輕重委於時化純任則非所以致理
偏假則失所以維持雖時有去就而交用之實
無改也我

國家承平二百年來熙化遐暢方隆揖讓之容
時風宴清惟競綺紈之習英志靡於弱弄雄情
蕩於驕盈傾向之勢旣移而並建之意殆虛矣
邇東南多警戎車累駕取才於世哲拔士於行
伍用超踰之賞待殊逸之倫有青綸之命未加

而金紱之榮卽受由是以有股肱干城之士標
劍抵掌之夫出統專征之任外申摧盪之威者
相繼而興矣乃若積菴楊君以雍州之勁氣累
將之勝風奮發於髫年見奇梁道雄顧於關隴
比跡破羗予初聞君之名意其抗憤平視將憑
負於所長武毅盤桓若靡遑於尺寸矣俄以去
夏受

命來開闢於司豫旣雙麾之東指乃弘曠之獲
從退讓逡巡推度秩其有體悃欵周締沉量測

而益深被服儒素造次不形朗姿燁映理畧縱
橫博識該綜盛才淹敏每相與談笑竟日燕語
從容不知其介馬疾馳之豪舉也時探經傳則
陳義析辭具有端緒兼舉藝文則撫懷操管鬱
有藻章簡疏時計切指事情則名體並附胷懷
擴開籌服累算事無遺畫至討軍書覽戎策越
牡荆數括箴推六術明九徵則應變無方沉幾
獨決神采英暢烈心激昂輕迅颺集莫知所抗
故其攬握兵要秉髦中夏也誓旅訓齊蒐乘發

號戢睦行陳作勵士心勒御精明執禁無爽若
倣嚴敵屹爲重鎮又紆其遠慮茂彼今圖展規
軼之誠畧勒纖隙之均勞輶櫓時修闡錡必備
辟尉壘司軍和衙設咸精其用靡敢怠遑矣故
聲光赫炎夙掩河陽之整師人薄奮用多淮蔡
之名一時籍甚威望愈崇遂感會風雲益加推
轂受茲虎符節制揚土蓋以水虞乍驚江海時
沸廣陵輕心剽銳難久昔歲夷醜嘗窺我烽燧
矣雖已行討貳之誅然宜諗居安之戒詢謀於

衆僉以畀君君子謂是舉也備衆美矣夫爲監
作統已殷督撫之司枹鼓營門尤重執綏之將
故命君叅綜其事權遇兼優位任相亞所以揚
靈威於域外馳崇勲於江表者也應古命將之
禮並隆之道矣君之先公嘗立功淮右君少小
談兵慷慨自喜思一逞於長風酬恩效於竹帛
采先原之姓品象可資繼西平之蹤勲誠不泯
矣况關輔河洛所蒞皆效以此而往胡用不懷
得器使之宜適簡功之義旣慎選於知難亦爰

從於倣儻矣且士居常論議則薄武功臨事恐
悚則急介冑夫刃不砥則光影曷分士不勵則
利解孰覩使立談之流與戈鋌之輩競逐於平
原則短長見矣此豪傑之所以悵惋而未平也
今以君聊馳四縱陵籍廣野其所以軼戎夷而
深餘怒也有不震疊千載而橫鶩萬里者乎於
是君將戒行諸大夫集而送之有歌江漢之詩
者曰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君起再拜曰休哉命
我也召公之烈則莫之敢承惟此文德則願識

之矣請受言以爲諸大夫規予遂爲書而贈之

與楊伯翼

昨歲寓客謁請上元後始獲報喜劇而呼何其
言之峻意之遠也語謂吐舌萬里唾一世公真
其人耶今之人惟耳之恃所聞一二名高者遂
以爲舉世莫之逮其於屈已折下之不且遭訕
笑無所自容而公獨執論謂此未足有者懸與
僕意了不異夫僕之爲人嫉非一日故前者序
云爾且妄意公旣隔歲復詣必當崇之又以致

僕之素不敢有他今姑並存做稿以自解也幸
財察相去不甚遠而欲通難信多浮沉乞卽作
報萬萬承惠及尤悚仄且昨客能爲公致此亦
偶耳故僕不敢有所將并乞亮

題任公手蹟

任公往年禦寇海上親凌陣貫弓挾矢勇氣勃
勃人咸賴之而危殆者甚矣不徒鋒鏑交墮左
右瘡傷不絕且冒犯暑雨霧露靡晝夜沮洳中
艱苦備極驚濤不測倏忽往來若涉坦道此其

壯志奮發義誠所激視死生輕如一毫古之義
烈丈夫雖嘗聞之然不圖近乃有公耶公故儒
生爲郡尉人且謂文吏未嘗更戰陣不可陷之
死地而公顧畧無濡忍意觀其手翰於家人父
子間皆相勉以死王事并欲以其家殉難諭令
無以生爲者此其忠憤誠發於衷雖倉猝奔走
間猶從容諷詠若無遽恐而弔死問生獎貞孝
褒潔清皆以寓慨激誘接使人咸自勵此其剛
果稟之天性而無回慮嗟乎此豈易能哉憶往

時僚友相勉以臨大事不得以親爲辭爲之惕
若任公親故在也又非推轂命將權寄焉在人
士擇所處而獨毅然以死節官下自許非出行
而介馬疾馳大敵在前色不動手自斬捕首
出萬死一生非不念其親其意有所重謂持
報國者報其親全安黎服奠枕海墳以一身繫
數百里之命使人稱有子所以榮其親逮聞親
之喪遽馳而歸至不能勝喪而卒遂不死敵而
死孝嗟乎天之欲以全公之出處而昭亮介業

孝忠具焉豈徒然哉且公之感人婦人女子聞
公名皆爲之流涕方其在行與士之最下者同
勞苦夜每露宿草中或不爨者連日惟齧乾糲
飲水而潛與寇出沒遇險危者數矣下皆以死
衛之嘗與寇鏖之隘中墮其宰夫援出之而身
死焉故以義激之士皆忘其身用能與公克敵
扞我疆圉至今人思公俎豆之陳君得公札以
見示讀之凜有生氣欲壁之與瞻拜公祠者得
觀焉予爲書此其詳別有紀公潞人長身而瘠

寬而愛人其爲政惠愛多特以其勞動血食歟

大司寇景山先生壽序并頌

夫於顯明德與

皇造而長久廸哉耆老禔祐祉以翼昌協氣漫
衍醇澤湛浸鴻龐沕涌悠遠無疆蓋所以綏壽
考而弗替綿曆祀而永寧者也故傳稱其平格
詩詠其岡陵用俾乂於後民揆流風於君子於
時黃髮之老年宿齒舊聲遠望越猗那盤礴扶
與蹈厲亦各隨世而榮並時而駕肆安輪以詳

序穆象辰以游羨備隆禮致尊顯建爵號施榮
名效殊闕之儀舉非常之業燕國家以和衍垂
千億以令聞酌憲老之盛典放在昔之所稱何
其邵歟越若大司寇錢公天植恭懿性允溫亮
誕受異稟備有嘉德庶三才之宏量冀得一之
明茂况清姿癯粹殊表玉立夷淡罕窺納若淵
谷負荷不可以計度澄凝不可以數領然猶煦
嫗嘉樂退然不勝聲氣可懷精神可愛俛仰揖
遜謙謙自牧是以獲誘導者踰其始望被容接

者忘其踈逃雖姬公之屢吐握敬仲之下筦庫
無以過也豈非道廣則寓焉者博受深而成美
者衆乎且公初試宰邑則異政流遠奏課聞最
已有當世之心公輔之望遂歷吏部諸曹檢鏡
人倫品象中外顯定羣才資器之適領察勲列
差次之辨何但著精密於彌綸度開美於前哲
徒取重羣公而已哉一時所行典朕者視以爲
準損益者無能復更矣旣陟納言奉常颺歷愈
深則清謹益甚臺省之內人自以爲不如譽望

所歸遷每遲其淹久迺以廷尉司國之平周旋
士師進位司寇處當必於輕比爰書去其深文
嘉石糾違籍府布憲弊之國成時無虧令蒞其
盟約政有紀綱至
廷辨當否爭

國家大體必據法守正不從諛阿意可謂有純
德之風大臣之節猶以冲悒爲懷恬引爲務標
跡巖廊寄情箕穎揖功成而不居辭
寵榮而高謝值

今上中造區夏尊禮功舊頌以瑞玉重以
命章若曰幸治安事少間其母煩輔助飲食以
自養行且召上矣今歲己巳時維五月公七十
自端揆樞近省掖臺寺以及郡國藩翰縉紳大
夫皆稱祐命之隆密歌頌公之風烈以介公壽
夫古有耄期稱道弼亮保釐尊曰尚父名曰元
壽重更老之秩極訪咨之意濟濟翼翼我我如
也蓋用昭明上德輔翊昌運承聿懷之福而致
之一二介老亦以燕我黨族而覆以顯懿豈其

昇臣而不蕃錫也哉且糾虔亮章表署也紳玉
象物上儀也老謀壯事鴻業也酬弊宴貨旌命
也炳煥照耀寵綏也然則雖在鄉國其所以仁
壽封域又和時化襲圖籍之弘陳答三辰之休
貺安得不動色相趨勤恁昕夕以無忘萬世之
興運乎俞咨舊典之林藪斟酌道德之廣崇眇
彭聃之導養踰松喬之貞固千載朗而不渝耳
某不佞竊效風人之義著爲頌焉以彰盛美頌

曰

自我上天錫祚有永基兆載闢既阜以璟山川
滋液曷不流管乃誕華耀鴻祐惟炳炳惟伊何
君子執競繩繩厥福施於克敬匪惟篤之又涵
泳之匪祐私我式固命之曼壽湛樂邦家之慶
越有嘉承德實和令恂美厥聲邈茲淵性滄之
不埜浥言其淨如彼洪河則靡涖涯滔滔若時
以莫不遐載其延昌我日有美卿雲應輝貞符
以薦蓊蓊蕃祉衍衍式宴顧惟舊老乃厯
皇眷允懷榮階式爾方踐五事宜叙望公之來

於皇百祿尚亦克開股肱天室侯不返哉於傳
載之爲龍爲光上下相發與國久長

周君贊

沉沉其貌毅何雄叶炯炯其視氣何羸美盼皦
然何開而明躍於九衢誰所逞叶紆紫佩玉有
令名軒冕照耀結綬纓蟬聯鼎族必世興精光
奕奕肆其盛叶是爲天所命叶

議吏萬曆初作

嗟夫今之良吏何喜功名之甚而闇於識也夫

持尺一以六條檢察郡國而無赫赫名有所興
立功業君子誠恥之然必明能照燭之藪幽豐
蔀之下無不洞覽知其疾苦與所利便而又善
於知人能制其威命足以死生存亡之無敢背
公死黨行其私賣交謝金錢報忿酬怨則雖滑
禍盡爲用於是使之察奸刺非幾俟飛耳目布
之民間亦不過取其二三寘之重典餘無所問
俟有告言者乃罪耳今乃掩捕一邑幾至千人
曰主首曰同惡曰居間曰見知曰謝免每一人

株連且餘百追呼遍里巷疇不戰恐毛粟不知
所以罪徒隸乘之挾貲無算其爲擾何勝言哉
初所任者邑令與郡曹之久而賢上下之情無
壅者今又恐其私也驟令他所制之且豈能身
自隱親之哉使其左右之人而彼又謀於胥之
黠者始名之買訪今又有曰造訪者誣污以無
所自明之罪而聽者又周鍛以納之雖使司寇
蘇公三覆訊猶謂罪浮於爰書也昔漢行桓東
誅由探丸少年不可復詰虞其變姑一行之猶

可委者今有所倚者有奸如山且未及問而嚴捕小豪以薰中豪則下有以窺上之心矣且郅節守邊而使虜不敢入者以都能使人蹈水火而愛其死也今能使人如郅都何患者顧遠而輕信之可乎夫善家子不能佐吏爲治而須輕禍者縱有小治辨尚未爲益而况俾之大肆乎逮已事而後來者復深督之彼終不自懲而害何時已耶且人謂上之爲此者非不知恤利没入之以爲功報上之日所積罪鍰克

者爲能督爲課最少者爲不能舉職嗟乎如此民安得無事也夫徃翁中丞之名捕不聞有所株送也衆以爲快而至今賴之卽今之與治又何急他人爲而濫至是哉

代當路上宰執論水潦書

某聞主守者竭慮而秉成者裁焉政之經也議圖者盡思而明智者論焉教之道也外無覆隱內無壅疑國之祿也故某負東面之任專典司之責敢端其願請裁擇焉夫今者墾植方興良

苗始播而淹雨彌月霑潦大上遂浸灌田疇徹
望皆水初猶冀其稍却盡力以事隄防已則坊
潰畝決疆畔弛襄勢不可完且頻年小歉民不
自聊而重以今之沃浸也某雖極其憂勞勢無
全濟饑民嗷嗷誠不忍視而計司所賴國供有
常况聞適承匱急而齊趙之郊亦不甚穰其以
災饑請者相繼則敢不上體誠念砥礪奉宣博
圖機便預度時宜上無乏興下得安奠然已無
所出非 門下化權轉移神畧迪造默有運量

則豈在外者敢知也夫國軌損益以重泄輕以
賤泄平少可使多塞可使通非大有更革操奇
贏以制變權出入度所以無匱其求則典主者
職有常業分無得渝局於憲令之內而行法外
之惠既所不敢若神運鬼輸歛征供饋無虧常
調求之一方雖移置穀籍折閱錢幣勸分董率
扶接流亡拯援保聚力將何施惟幸裁察

與汪伯子

夫揚扝之辨必審稽而信不審稽則所是非無

定修辭之旨必博淹而該不博淹則不能兼畜而並載之也故擇之必精則所當者蓋寡所當者寡而抑又不別有所出也曰吾舍是弗好聞有異辭曰是吾之餘也何足存者是拊一音之樂自爲節奏而終始之也是嗜味者專於一而和齊之適不用也芳旨之列不御也且也非不斐然可觀而自以爲世莫能易彼制國者九衢而必曰合之由吾一途出也制階以九等而必曰惟吾一階斯已矣率其言非不專遂直致無

他岐途差次也然吾力能爾乎吾力能從而彼之爲途與階自若也雖曰吾蔑有出已而以禁人之出吾自崇其階而責人之不吾崇也是皆非通道也夫風自謂指我則勝我適我則勝我然而發大屋拔大木者惟我能也又曰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且鵬之所以搏扶搖而上者九萬六月而一息者以垂天之翼也今我無是而能與之齊舉乎又能與之乘是風之所致乎且子之力是得之所賦人誰敢望焉而

以令於世而曰必我也從舍是無所取也夫人之能從子豈不願之然人各有心其能使之必同焉而又能使之盡舍古之成言昔所學誦規似嚙吮亦各有致而改圖焉縱不逆子之意度其能強爲乎且子之強則足以執其要領以臨長之謂文命在我誰敢貳者然終謂一音之樂非和聲也一至之體未徧味也抑如子之所聞樂有一氣二體三類四物數以至於九與宰夫之所濟其不及而洩其過者子旣知之矣而忍

背之乎吾姑語子去子之意矜損子之介特置子之戾懷遠子之憤嫉無亦平其氣曰閭娵孟姚各有其容宋子齊姜亦自以族擅又何必云舉世之人皆所不可古之命家盡削弃之獨我姣焉而以其忿忿恣焉則秦政項藉氣殆不如子之盛矣且子老矣幸而得免予聊爲子規其自惟無忽

與魏季朗書

往歲一奉聞寥寥不復通矣公當世榮名荷時

幸位華要古大胥少胥以樂節詔王師氏以道
藝交修獻規納誨固保傳承疑之任也非以公
重德明茂越有顯聞豈一旦超躋登進涉踐峻
崇踰溢若是盛哉海內聞公日向用拭目以觀
慶時之隆會乃大賢應

明主敷求俾乂行且荐陟宥密思贊贊襄哉此
千載一期莫不欣欣仰冀澤之漸洽况僕夙荷
眷知方公薄游江海得奉清燕展盡衷抱參懷
隱曲評畧古事簡練名實歡笑款狎無乎不至

且延引歲時彌亘節序由其相深忽忽不覺二
十年外自公鴻漸南國羽儀京江雖相去亡何
已不時得奉訊然徃來猶傳公旨向旣翹舉連
絕日以遠而偶一聞問猶之喜也自頃兒輩來
覲奉前之寵私爰繼舊好亦承公進而禮之且
降以顏色慰僕以溫言猶未忘肄之日僕拜賜
之辱謂公貴而能下不以草野故弃之若遺非
甚盛德則不及此且妄有瀆冀公爲亡室誅託
不朽焉復承公惠然許之我日以冀比歲遂迄

不聞念及也僕誠忤焉且自誦曷不揣稱揆謀
量而後入今茲有位務相砥日不暇其至前者
皆有貴勢權重執秉居要者相與接舍是莫敢
望其表宁廁其下風聆言論輒以疎逖遐外荒
裔之人而冒昧以請得無譴怒幸矣尤遑遽屏
息悔咎無已然吾聞之語云親者無失其親故
者無失其故予則難不慎也在公豈遂震電憑
怒矯以斥絕不存往日耶竊復自恕謂何遽小
人親故而不長者公也况公素伉亮梗峻風隅

廉利遇人少以驕之卽忿憤作色不能隱忍而
肯以皎皎之節蹈夫庸俗之所爲者且浚恒之
咎予誠不能辭而竊度公恐亦未至乎尊高美
大之極矧以雅度闊遠恢恢乎眇千百世而遽
以此謂吾日游從公卿揖讓朝署貴近奔走吾
門且未得前而何有簡微幽陋窮居者敢望吾
咳唾哉故亦恐非然也必其盡悴於公機政訪
及四方利害得失疆畧防圉與所損益輕重國
軌進退賢不肖皆賴公而決公誠精勞疲劇雖

欲有焉勢不得遂則僕亦何敢慚沮惶惑疑豫者乃郁子不能忍於嘍嗚噓誚予何勤者夫士誠以所處異道隆而隆道污而污亦何嘗之與有卽魏公方與子偕處是未有時寄得與子從容今復何時猶以意氣期之子則固矣而復嘍嘍不置子之顏則厚矣魏公其寓之耳耶且魏公昔所業爲文皆以匡弼糾迪顯定昭登時諒簡功亦聊與子外相與以跡而衷自奮欲一朝起而爲所欲爲豈其以文史小伎詞賦之未翫

弄娛說爲乎若吾與子自謂無復之且上覽前代要位劇曹危慮祇惕朝不及夕其爲戒也恒若覆顛毀敗視軒冕若桎梏之嬰其躬而得如吾與子之洋洋適耶且魏公之際會也晚是其遑遑視日景蚤莫亟欲騁焉而何庸惕日怠緩者予旣愧郁子之言敢復端簡肅拜北面以請謂吾魏公君子也無弃惟悴詩則有言且僕老矣其得見與不是未可知也吾庸敢自懟且藏之胸中不剖露開發一舒寫其悒悒耶幸寬之

卷之四
四九
弗罪

予懲

某子規予作予懲

觀某子遺予書大有當予心予固誕矜迂怪疎漏虛薄人也遇事輒發無所於顧其或觀於人也過爲覈論有所繩切亦聊自抒一意且謂其合與離在毫芒間是不可以無辨雖似傷激實用以規然叢怨招嫉蒙侮致毀乃不可勝言哉若於所推讓及素知當名斯世者乃亦不復有

所惜尊信愛慕每言必及之致所以區區者非溢言也亦非有所援引希冀丐他時也卽元美僕極崇信至不敢齒其圉隸而猶未嘗得其一言借假令必垂信猶之可也如吾子謂其多諛言不中實則何於僕而獨嚴於詞也僕誠謂其能執權衡是非予奪誅賞號令天下士也乃子之言非所得施其愛憎譽詆予悚然驚霍然動色爽然以愉快曰世乃有信已專志無惑不可凌奪獨道如是者耶及所評彈深契鄙意且僕

亦豈畏懼惶豫怯懾者哉報之不圖而尤之愈甚彼豈得爲寬身之仁乎夫古之未易言如僕近與人論樂謂聲音之變卽吾子所謂雖善猶自謂今惡能與古同哉又若徐宗伯亦云爾人雖傳駭而其言固信也乃今得聞子之言則其剖析纖毫孰以其情遁者予益益有懼焉彼名才兼盛尚不足吾子觀矧又僕耶然願竊有請不知置僕何地也至論所爲詩序則又匿笑不禁僕誠諛耶漫戲耶抑亦騁焉而已何知逸驚

敗駕也人好誇大僕故不莊語非敢爲佞也且彼求之而可拒耶元美近作多侵傷不徒輕以訐人因有所抑揚言在此而陰指及彼者踰於酷毀痛詈也前所爲序敬別撰以請厚貺之謂何恐悚恐悚

三吳觀風錄序

時者熙洽累葉以文命者期十之世是維其會哉稽古維王敬命奉若三統維則遠人維庸乃分命殷於四國多方以觀風之攸暨越庶邦庶

正少正罔不恪乃職砥乃功則維將簡命者重
畀以臨決裁制統均之任豈易言哉迺予不揆
忝奉 天子明威按畿內股肱郡予惟肇修
政典緯經萬化章志貞教考禮正刑一德用是
夙夜遑遑不逮且惟東南諸郡惟三吳爲大士
之產於是出而棟檝楨榦弘濟我 皇室永孚
於休是惟養之在豫哉古者命太史陳詩以觀
民風夫風罔不始於近被於遠物莫不靡而從
之是風之流行速哉禮云時有俊風俊風者大

風也何謂大風也夫物生必於是成必於是故
大之也大風者何南風也則我東南之風是惟
大哉豈與夫調調刀刀者耶是惟上乃倡之下
乃效之若我庠序諸士則尤風之首被哉我國
家熙化隆洽漸漬惟深故迺歷觀其材則多魁
磊博碩若干章之林是植文木堅理勢將駸駸
參天者耶豈猶與樗櫟委棄道旁者論也故觀
其文滂洋浩衍發舒揚厲者此風之激越者也
詛詭譎宥任誕縱恣者此風之怒號者也邃深

渺惚綿邈窅幽此風之逖濫者也宏麗淹遠綺
華艷腴此風之焚輪者也採綴綜述引喻連類
此風之闡諧者也簡稽精覈劈肌析理此風之
開解者也嚴重振矜銳果奮節此風之剛勁者
也專閉湫隘歛悒隘促此風之柔緩者也操裁
叔變務裂怪異此風之卹削者也若夫頽靡蕪
穢支蔓流瀉溺弱繆荒襲竊比擬滌滯此風之
不振者也語云二人同術或昭或暝予既進厥
修以率其或不修迺觀我東南之風所謂粲粲

劉侍御全集

懼恐違赴是恤乃今事且竣將長以復
不惟百職事咸克亮章底績丕獎人倫敦誘
訓迪朗宣彛敘作我人士化育維醇使改成易
向悉棄陂僻竒偏正於大道則予維自幸爾多
士之善變鼓舞之力豈惟予是專固有百職事
在且稽之禮國老平明坐於左塾庶老平明坐

渺惚綿邈窅幽此風之逖濫者也宏麗淹遠綺
華艷腴此風之焚輪者也採綴綜述引喻連類
此風之闡諧者也簡稽精覈劈肌析理此風之
開解者也嚴重振矜銳果奮節此風之剛勁者
也專閉湫隘歛悒隘促此風之柔緩者也操裁
叔變務裂怪異此風之卹削者也若夫頽靡蕪
穢支蔓流湏溺弱繆荒襲竊比擬滌瀝此風之
不振者也語云二人同術或昭或暝予既進厥
修以率其或不修迺觀我東南之風所謂琴琴

乎始發於微終成於著而吹萬不同于于喁喁
於四方之風莫大焉故惟俊風哉予樂觀厥成
謂俄頃之化予則罔敢任然奉命以來罔不祇
懼恐違越是恤乃今事且竣將持是以復于上
不惟百職事成克亮章底績丕獎人倫敦誘
訓迪朗宣彛敘作我人士化育維醇使改成易
向悉棄陂僻竒偏正於大道則予維自幸爾多
士之善變鼓舞之力豈惟予是專固有百職事
在且稽之禮國老平明坐於左塾庶老平明坐

於右塾以幾諸士之入俟畢出乃退其教之詳若此胡今之君子莫爲禮也故予既歸功於上而四面讓者再恐爾於鄉之教或有缺其謂爾多士共勗哉

三吳觀風錄後跋

我巡臺明使君將 明命肅百僚維時丕動海隅罔不革心易慮維新厥猷夫不待令之使從而波及於遠不崇 而遍者是惟風哉明使君口含天憲手握王章其所施設皆奉典由訓貞

度作程以寵靈我郡邑尚得藉手以勉於朝夕圖效其私祈不敢有負於時迺尤以教導誘掖必庠序爲先鄉之士其孚於化育者視上所以作之何如故其軌章楷範刑政典則罔非引翼啓道以風示遐邇又進諸士而詢其藝業簡其雋秀者而懲其怠違單敷爾言專經之士咸罄竭吐宣厥蘊以貞時風夫昔之采風者采之里俗謳歌謠頌以知風之剛柔輕重緩急即今之時藝尚遵 明制闡釋箋疏解訓辭義則聖謨

洋洋皆治齊修和之道其爲風也關時之升降
隆替與國上下其徒空言哉今觀諸士之作則
知明使君其所風示以好惡取舍進退抑揚旨
尚從違黜陟先後所以作教於上無非師保之
輔翼之弼成之使之由由熙熙敦敦廉廉順於
大道而不自知故其文匪曰詞章而已固風氣
之形於四國者流動充滿憤盈周作散洩衍溢
積於中而發於外所謂茂揚肅德咸獻厥言於
文明之會不休哉尚允光顯奕登我

帝道煌煌乎罔不昭灼赫烈其極盛殆無以加
矣夫風之變也無定質故文亦惟變之適若其
華實繁簡與嚴夷易蓄涵靡浮沉艷是雖賦質
爾殊良由指蹤開迪故多之爲貴少之爲美直
而暢曲而殺經而等所謂今人與居而古人與
稽非有所漸能爾乎故雖有蘭艾漸之異方則
芳香不越而美惡奚辨也今徵之茲錄其上探
聖言之微而旁繹儒哲之議惟肇造感發持文
命以作起綏化之所及有不言而喻者存神乎

神乎其不識不知者乎而况刑于播敷觀法訓
齊是惟準衡既設其待揣稱哉錄成命某題其
末簡某從郡邑後有所持循踐修丕式緝贊非
明使君是瞻是儀曷能懋綏蒸洽哉謹拜稽首
颺言曰爾諸士其尚康乃心弘乃訓服乃彛常
異時者為國家建無疆之基亦有無疆之問無
志明使君今日之教哉

又擬三吳觀風錄後跋

維直指仁公靖綏我南服維時庶孚即敘五戎

咸緝迺今有吳實為雄劇豈惟以賦擅天下士
之產於斯者文學彬彬自言游以來以辭命交
際世服其強然其流惟浮靡哉故風之淪其何
日之有維仁公以憲命布於邦國旌別淑慝樹
之風聲作之訓誥以警官邪豈惟以六條治察
惟威刑是重哉惟文之為用是惟一代之風故
其導宣揚厲維風是長是崇開而弗抑遠而弗
絕以大匡於飄枉放流若諸士子 國家所育
養於庠序以時選造升於司徒其藝業必端乃

發言有章形之於簡牘者是爲時風故親教督
誨誘論定然後進之則咸自守一經名其說傳
其義疏以待推擇乃明試以言以觀其雅正祇
恪無險陂竒邪服膺積貫度訓以明幽罔度幽
以違訓則風之被皆於制文形見之其濫濫秩
秩桓桓烈烈藹藹濟濟哉仁公乃作而言曰是
惟我東國之風尚可覘我王猷充塞文酌是極
人俗允移事昌道開所謂疑言有樞樞動有和
和意無等今北響將報惟持是以復則知四方

風動惟從欲以治烏有不屈者哉昔東國被文
王之化乃其士女無不若淑敦厚修其等列務
其土宜此王國之風所由大也今夫言者行之
指也文者言之華也故云君子爲小猶爲大也
居猶仕也即所爲經解訓詁以明聖言之緒傳
所謂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他時
者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聽從而不怠匡救
而弗倦是風之洋溢固爾也其有所昌作之然
乎若周召保釐東郊今吳諸郡固周東郊也而

庶士咸迪實惟我眷命用懋乃克俾風之盛如此也遂錄之以爲四方士式使誦習則效著心於此有不砥力飭躬迪上之化者某不敏承命爲之辭某惟變而之善則盡其辭所任君子也則受其福所任非君子也則辭其過今日之舉所謂從善若化懽愛溫愉以濟其志百世有望哉某敢執讓不盡其辭以復

爾雅堂記

夫巖居之士望郡邑之尊甚相懸而爲郡邑者

亦徒恃利勢而人爭奔走之庸念賢賢貴德屈已下士也若吾鄉名行之重周公瑕輩皆軒蓋載道羔鴈盈庭而未肯一出江陵相嘗慕公瑕延見之虛已忘其貴嚴竟不爲留而歸又若不能以立行重而竿牘丐請取名又因以爲利者至爲吾鄉耻今惟海陽士風甚敦皆以名義爲務力學修文志古之道雖游於四方者皆以藝業從遇輒請焉尚蔚興於文哉迺祝令君世祿素以風雅聞其好賢之情不啻饑渴汪君懋孝

實惟家世以宏才博學擅一時令君尤傾心焉
每謁其間執禮甚恭而以詩相慕和慕悅之無
已汪君亦不知有勢分投交甚契令君題其堂
曰爾雅漢制文辭爾雅者公車徵之今令君以
此命之者是殆將薦進之耶迺遠請予為記予
始識其父禹又於陳府君府君故亦嘗為令今
復得汪君雖未面已神交之兩致書乞予文予
前已讓不敢今其重請敢讓哉予終獲知於禹
又父子兩世禹又長於詩予序之復銘之矣

迺其長君尤賢而工文藝於點染百卉有若生
動而詩復清綺華會有風人致予重愧之予性
疎誕雖有所詠自謂鄙俚殆同詆諧耳人或規
予予亦不恤惟是邁上之氣凌厲橫逸出霄窕
外無復人世念况邇怳間若接靈於先古有
不敢自言者且人亦誰復知海內有劉生而荷
汪長君意乃爾今在位者亦鮮好文而巖穴之
士沉於荒寂者可勝悼哉若其一旦發聞於朝
使公卿大夫釋位而圖用網羅豪傑俾置之周

行以獎飾文命闡弘大猷則長君固當首被簡
辟與祝令君共雍容廟堂之上對揚休命一新
制作垂一代風且予識今相君於王司寇所其
願主張風雅追三代往式不愧有漢以還不替
有唐以前予獲記茲堂予誠自幸然予霞外長
往其慎勿言予亦嘗爲詩也又聞君家先世有
四友壽春堂皆名賢爲之記迺今之記此堂也
爲予逸人亦庶幾儻諒之士嗣而題詠者賢彥
雲集光哉此堂其顯休爾前列無窮哉

題兵書

昔劉向所校定兵書一百三十餘家中有韓信
三卷項王一卷又若孫臏所受於鬼谷子天書
三卷之類今槩不傳所存不滿十家豈人自秘
不肯傳故易湮沒耶又若劉誠意家所獻竟不
知何書予偶市閱得此書十二冊言兵事頗詳
然皆所謂常勢耳若乃兵謀變化攻伐大機未
能仰窺一二此特初學兵勢教練演習坐作進
退之宜學爲兵者姑自此始庶可以預軍旅矣

且其言亦淺近易曉將家子皆當沉潛究研無失司馬兵法意以備將帥選則此亦不可廢乎予授之何子何子世將也當思自効以無負勲臣之裔以上報 國家寵靈爾祖維爾子孫業焉無忝成命尚勗之哉

劉子威傳

我劉得姓傳記云神明之系然不可詳自始祖統領公由汴隨宋高宗遷建業傳七世祖權茶公而上不知世次繼乃可知矣予父曰汀州別駕府君性淳篤人罔之未嘗不信而終亦不發人過家故饒叔氏以豪侈日益落父晚乃官於閩於粵動多齟齬非其好也予生四五齡姑氏教之誦已多所記憶六歲就外傳即羣書畧能遍通然好戲弄褻侮其師師輒謝去自爲誦泛

濫不主於一父切責之冀汝以經業起何荒遠
爲雖奉教不能專隨父宦游每令事師日游嬉
緣竿尋橦學溺於淵作諸危險事走馬幾墮崖
追念尚可慄而從之者苦勸止藐不知畏母氏
痛禁之不令出戶而復習工藝雕文刻鏤漆澗
知不可誨亦復任之然父固云此兒非常異日
自當改厲自粵歸則年十七矣家姊夫爲予之
不學也亟語父延吳克弘先生學時則季秋也
予自十餘歲爲文已有警語書一覽無遺乃畧

綜理文成而吳先生異之明年則從游陳

先生一見予文遽驚云此劉氏之文憲也又明
年游郡庠則就學金先生起濠父愛慈過見所
爲文卽喜色向客稱道之人謂有譽兒癖起濠
先生以予誕矜語父當禁抑之何爲長其驕臺
試遂首多士嗣是雖廩於公再冒在前而奄至
癸卯始獲薦甲辰叨一第初官舍人奉使嶺表
顧親老遠役徊徨久之始造於

朝座主董公名知人謂予落落難合不可以適

時每念其言亦復自咲性也若何竟授御史南院遲後無所事獨典主瑣委衢巷兒女子爭言察錢穀出內縱有所彈拾皆渺小耳方

命巡滇南未行遭家大人變遂爲人所中黜矣爲閩理掾頗深歲時然得遍閱其山川秀邈林洞阻幽道之險仄觀於海之灝窅舟之上下島嶼間凌風倏忽恍然神往故亦樂之已而移丞湖州湖故足留連且與守李公潞南甚懽相得也倭始擾浙督府胡公摧敗之乃播亂閩予去

莆甫爾而郡陷矣丞奚死焉寇若相避然非幸耶不踰歲而遷臬僉以母憂崩潰亦無復人世服禮雖除矢不欲出爲內外所強赴上僉豫州憲事督司所驅役無寧月巡汝蔡返則視學署臬篆迫使張公思靜至則尤相與深張去而予益孤矣以寇作復禪巡河北予至則一一縛致之寒盛欲登天壇爲人止之特瞻濟源其水清澈伏流能出物視衛水尤冽衛有蘇子瞻題又以訪異人使者至逆之淇上因得盤桓焉已

又從之至許留久之隨至襄遂登武當禮

北帝生平所傾乃獲從前予嘗兩登秦岱特未
謁孔林至徂徠爲恨旋又之解謁鹺使解之塩
池在路傍四十里踰望之渺然所產塩方以澤
時伊藩被罪下撫臣治懦不能力歸罪前巡洛
者王去之而以予攝其詳予已別載之夫予非
不能其官特不能吟阿取容遇事輒發人謂且
需後予則已立決雖不深竟治而情畢得又推
分與人不主其功人亦愈忌競讒焉而予尚忽

之不設備徒棄而歸歸則人尤恤不得展其材
用勸之復出予笑謝不應司寇錢公則云雖不
肯起當爲掌銓者言令補任耳予又懇謝止之
遂淹沉林壑至今且三十餘年矣夫以予之誕
傲固自天性無所需忍才氣英挺非以公事發
憤而激昂頗過初所至則以予虛無所存人猶
樂親已則漸以猜阻剛者欲相凌不能柔者復
不敢狎方聚語予至則肅然予雖諧咲亦心嘆
之胡公堯臣怒予遂得乘隙顏鯨氏妄庸耳繆

當糾司舍鴟裊而擊鸞皇亦胡憾焉且予亦太
自負推心過差視督司所爲每齒冷雖曲意事
之亦忽不自覺其芒穎固難爲下也素跌宕文
史多少年戲與客日夕縱尋荒遠必至暮宿山
間浪跡燕溺雨雪無所避諸浮屠觀宇游迨徧
間恣博奕嚙呼猱雜子女然獨不好色雖選伎
徵歌至於同寢畧不近之翻恨不能動予人乃
稍稍信予之介僻也此自少至老不侵非有所
勉初與李于鱗王元美同被推澤李又同在吏

曹皇甫子約亦嘗稱美於予且攘臂仍之意謂
平平耳旣乃黃淳父傳其詩方自奮稍謝客沉
浸於書與魏季朗共砥魏子爲詩賦予並綜之
間數日始一出與人游嬉人復得徐叟紹卿皇
甫子循及淳父輩相與觴咏諸公皆極推予而
徐尤謂予足掩諸作者予亦自喜所爲文積多
恨不及于鱗見之獨爲予序比玉耳時故未適
也去官以前并少所爲稿皆焚棄今亦復追惜
所存者多歸十年以後稿也晚乃得郁人文與

考質論難尤快予狂來忽不自覺笑謂獨有千
載謂拘樂不足以寄意乃超踰以遐騁謂鄙固
不足以適情乃蕩逸以長寫謂俛仰不足以明
節故慨寓以立懂謂同流之爲汚行故時矯以
激烈謂滔濫之爲饒黷故潔清以廉厲謂暱近
之爲潰亂故爽朗以介貞謂矯誣之爲回獮故
任性以亮誠謂伉矜之爲誕罔也故勅躬以巽
而柔從謂燥擾之爲傷和也故簡寂而無營耳
目昔東方朔滑稽嘲哂優旃郭舍人譏諧倡恣

猶得調笑人主前而予乃如太史公所云以戲
弄畜不直一錢動遭人訕言困於井間阡陌爲
時侮輕厭陵獨何庸爲且予壯歲入仕六徙官
皆未滿考中間宅憂在外不過十餘年其餘栖
栖考磐耳彼悠悠之談惟具勢是崇視予何有
氣徒蓋一世而不得一日運焉雖自謂文學而
知者復何人在且蚤以儒進所論說皆本經術
期以名義見美非欲以奇見也自遇湛然芥菴
及心航見空諸師談禪旨心始豁然悔前之繆

遂杜關謝絕人事家一付之孫輩孤寓不出戶者數年矣舍離斷滅虛諦空無蕭寥世表不見有故我近友人二三君子者皆稱曠達年未及而預有所撰造示後來予亦有意焉故摛翰以叙述之予生而母夢白鳳集於房故以爲名一子不慧又夭二孫况孱卽異時事可知也斯文若存予亦何亡

讚曰嗟嗟吾子何行之款而遇之否天逸其才滔肆卓詭人失所揆而終莫之以獨淵放通洞

跋劉先生文集後

有明文章蓋始李獻吉氏獻吉氏好古而能古其務體而弘羣子也日新自唐韓愈氏後我則未敢知有鈞也惜也儉而綦漢秦雄雄劉先生乎無弗綦也汪自書四代自三禮三傳在周無弗迓以惕也自管自呂自莊屈

自遷自固自向自相如忌乘駟衡無
弗紬也無弗廸也無所弗為青於藍
卑之自魏晉江之左唐始中終苟有
善無弗擇也無弗狎焉游焉芻而流
焉所不可變窮或者曰多愛不忍先
生其猶獻吉之未離夫未離有離焉
獻吉騁而從之惟不足先生踞轉鼓

琴而時獲之一矢優優暇哉且先生
離而後秦漢矣先生何邇才之有昔
者史遷以相如傳相如韓愈氏以樊
柳志樊柳才實其然先生於古綦乎
無弗綦也謂且過於三馬韓乎且使
獻吉氏三舍避自今乎其誰曰不然

晚學郁明都頓首謹跋



--	--	--	--	--	--	--	--	--	--

卷一